

论语气词“吧”的主观性^①

何文彬^②

摘 要 “吧”是普通话的基本语气词，功能复杂多样。本文以主观性理论为基础，从“人的活动”多样性角度看“吧”的不同功能，并据此讨论其“祈使”、“测度”、“委婉性”、“交互性”等功能和性质的区别与联系。从活动类型看，“吧”能参与构建多种活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测度性活动，一类是祈使性活动。这些活动所带有的主观性会“迁移”到“吧”身上，使它具有测度性和祈使性。“吧”所构建的其他活动，则可能是这两大类活动的变化与发展。在两种主要活动

①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和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研究”（2015—2017）成果。

② 作者简介：何文彬，1971年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

中，“吧”发展出交互性和委婉性两种性质，其主观性更进一步，因为它们涉及到听说双方，具有交互性。

关键词 语气助词；吧；主观性

一 问题与思路

普通话中，“吧”是最常见的语气词之一，用法多变，学者研究也相当深入。宏观地看目前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对其不同用法的性质及其联系说法不一，二是对其来源也有分歧。

先看第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共时的。以《现代汉语八百词》为代表的传统研究归纳了“吧”的五种不同用法：

1. 用在祈使句末尾，表示命令、请求、催促、建议等。如：
你好好儿想想吧。帮帮我的忙吧。快点儿走吧。别说了吧。
2. 用在问句末尾。如：这座房子是新盖的吧？
3. 用在“好、行、可以”等后面，表示同意，是一种应答语。如：

好吧，就这么办。行吧，咱们试试看。可以吧，就照原计划执行。

4. 用在句中停顿处。

- a) 用于举例。如：就拿我们的小王来说吧，他在各方面表现都挺不错。
- b) 用于让步小句。如：就算你正确吧，也该谦虚点儿。
- c) 用于交替的假设，有左右为难、犹豫不决的意思。如：

大伙儿选我当队长。当吧，能力有限；不当吧，又不

好推脱。

5. 用在“动 + 就 + 动”的句子末尾，这种句子表示“没关系”，“不要紧”。如：

丢了就丢了吧，我另外给你一个。

这种研究的优点是归纳出来的用法比较符合我们的语感，容易理解，其缺点则是没有将不同用法联系起来，同时对其意义的分析也不够细致，多简单地说“吧”能用于什么类别的句子。

后来的许多研究可视为试图弥补这些不足，一方面力求分析出“吧”的具体意义特征，也就是要概括出真正属于“吧”的东西来，同时将不同用法统一到其下。这种研究变化可以理解为是语法研究由传统的“描写”向现代的“解释”转变的自然结果。这种概括无疑有所进步，但仍嫌不足。

首先是不同学者概括出不同的意义或功能特征来，这是主要方面。这种概括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吧”表达说话人的某种语气特征，胡明扬（1981）认为说话人用“吧”表达不肯定的口气，贺阳（1992）认为表示“非确认”语气，胡裕树（1995）认为“吧”表示“半信半疑”，Chu（1998，屈承熹）认为它表示“说话人的迟疑”。与此相关，刘月华等（2001）认为“吧”的作用是“缓和语气”，也有人认为真正属于“吧”的只有“委婉”功能。这种概括的优点在于“明确性”。第二类则着眼于“吧”的人际交互功能和语篇功能，如Li等（1981）认为“吧”的基本功能是“寻求同意”，屈承熹等（2004）认为它有语篇标记功能，即“对听话者而发”及“增强与其语境的关联性”，徐晶凝（2008）将其“语义表述为‘说话人对语句做出的弱传信式推量，并交由听话人确认’”。这种概括也是语法研究向交际和语

篇扩展的结果，发现了之前不太关注的功能。不过这么多观点，孰是孰非，难免让人无所适从。

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第二个不足是，如果用学者概括出来的特征来解释具体句子的“吧”，许多例句又显得不够自然，因此徐晶凝（2008）也承认，“吧”用于句中时，“‘将确认权交由听话人’的交互意义减弱了一些，而主要表现为说话人对自己后面所要讲的话持犹疑态度”。这样看来，要以某种具体的意义去解释所有“吧”的用法，难免左支右绌。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历时的。虽然赵元任（1979）认为“吧”有两个来源，祈使句中的来源于“罢”，疑问句中来源于“不”，但有些学者认为“吧”仅来源于动词“罢”，如太田辰夫（1987）、向熹（2010）、齐沪扬（2002）等。这种分歧尚未引起学者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它事关重大，因为它与确定其共时功能密切相关，因此朱德熙（1982）明确将“吧”分为两个是值得重视的。

鉴于此，本文讨论“吧”的思路是：在共时层面，既承认其功能或用法的多样性，也要揭示这些功能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特点是在话语功能的宏观框架内探讨这些问题。话语功能方面，冉永平（2004）和张小峰（2009）就某些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本文从更高层次来定位“吧”，侧重于系统把握与历时印证，这个方面我们以“主观性”来概括。限于篇幅，“吧”的历时问题，也可称“主观化”过程，此处不讨论。

二 人的活动及其主观性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由于语言的极端复杂性和其触角的多向性，语言研究的具体内容相当广泛，形成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传统语言研究总是立足于语言符号的形式，因为形式才是语言独有的东西，讨论符号形式及其组合规律成为主要任务。传统语言本体研究对象一般到句子为止，主要讨论句子及其以下的单位（短语、词、语素、音素等）的性质、构成和演变规律，有时也分析这些形式所指的相对静态的意义，当代语言学在认知科学和语言哲学等的启发和推动下，研究范围有所扩大。认知科学推动我们向内、向大脑寻求符号的意义。语言哲学启发语言学家向外拓展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向句子之上的语言单位扩展，如话语篇章语言学主要探讨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的组织规律；另一个是将语言视为一种行为，如言语行为研究就此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就“吧”在现代汉语的共时功能而言，已经不必在句子以下层次讨论了，根据上文简要评述，除了传统的描写，解释方面，学者主要在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概括“吧”在句子层次所附加的语气，二是对其话语篇章功能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是与“吧”的自身特征密切相关的，有的相当到位，如冉永平（2004）等提出的“委婉”功能。但为什么还有问题呢？我们认为观察层次还需要适度提升，否则难以将“吧”的不同功能特征联系起来。

而这种提升必须紧密结合语言的本质功能，语言形式虽为语言所独有，但并非其本质，从句子到话语篇章是一种提升，但这

种提升仍可视为将语言形式当作相对自足的系统、相对客观的对象来研究，只是视野的物理扩展，因此没有本质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将语言视为某种行为则比话语篇章分析更接近实质，但我们认为还不够，语言不只是某些简单的行为，机械地从行为角度解释语言有时也不自然。言语行为论者可能会说，“下雨了”相当于“我说下雨了”，这个加上去的“我说”就显得有点多余。本质地看，语言广泛地嵌入到人的所有活动之中，它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下雨了”这句话是和某人的相关动作行为、所思所想所感高度统一起来的。把语言从人的活动中离析出来独立研究有时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语言的本质属性，当我们孤立地研究已经深深植根于人的活动的“吧”时，就难以系统地把握、自然地表述它的性质和功能了。

语言既然是人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由于活动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语言也是广泛而复杂的。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人的活动简单地分为三个层次六个类别：

第一层次：生产、生活（物质活动）

第二层次：认识、体验（精神活动）

第三层次：表达、交流（符号活动）

这些层次本来是连贯起来、互相联系着的，也可以适当分开讨论。第一层次主要是物质活动，具有可见性，是主要活动，是基础。生产是生存的保障，生活是生命的过程，它们都是极为复杂而丰富的。物质活动还应该包括人接触或关心的客观存在，比如“人在看风景”这个活动本身可算是一种物质活动，进一步看，人眼中或想象中甚至没觉察到的风云变幻也是一种物质活动，但典型的物质活动应该是与人的生产生活相关的。第二层次

是精神活动，在人体内部特别是大脑里进行，具有隐蔽性。复杂的生产、生活促进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于是有了对客观存在和自身的深入认识和清晰的意识，有了对生产、生活和认识的多样体验。正确的认识使生产的效率更高，愉悦的体验促使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第三层次是表达活动，我们更关心其中的符号活动，主要是言语活动。为了更好地生产、生活，为了使别人了解自己，也为了了解别人，人们经常需要表达和交流（交流是表达的特殊形式），其高级形式就是所谓的艺术。表达、交流的直接对象一般是认识和体验，间接对象是生产和生活及其广阔背景，不过间接对象往往是表达的目的。表达和交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但人类会发明各种符号来提高效率，语言可能是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的发明与认识体验直接相关，与生产生活间接相关，同时又会受表达交流的影响。

因此，语言符号从静态形式上看，似乎与客观世界一样具有独立的价值，其实它是与人的各种活动密切结合起来的，语言不是孤立的“行为”，是人的各种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活动的产物，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理解语言的意义和功能。

另一方面，人的各种活动带有两个特征：一是理性特征，正常的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然这种追求有眼光远近、范围广狭的差异；二是感性特征，人非草木，他所有的活动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情绪特征，虽然他在某些场合会竭力保持“声色不露”，显出某种中性特征（这可理解为一种受理性节制的情绪特征）。这两个特征必然也要在语言上表现出来，理性特征使人选择最适合语境的语言形式，感性特征使语言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带有某种情绪。进一步看，这两个特征其实正是人性的自然

显现，所以语言和言语活动也能体现人性。这种人性我们称为主观性，主观性属于人性，活动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中必然体现出人性，也就是主观性。

人的活动及其主观性，正是我们系统讨论“吧”的基础。

三 “吧”参与的活动

人总是在理性原则指导下带着某种感性特征主观地从事各种活动，宏观地看，这些活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六个类别，如果细看，则活动的种类几乎是不胜枚举的，它们之间可有交叉、包含、对立等各种关系。有的活动非常显著，有的活动，如认识与体验等，如果不通过语言，并不容易为人觉察。虽然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有语言的参与，但无疑第三层次中语言最为常见，虽然表达和交流也并非一定要用到语言。

我们都知道，汉语学界一般从语气或功能角度将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四类，这种分类与我们上面的分类有一定的共通性，即都重视功能，只是视野不够开阔，也不够深入，不过它也有优点，就是与“语言”结合更紧密，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据此解说某些句子层次成分的“语言”功能，如“吗”表示疑问，“了”表示陈述，“吧”既可表示祈使，也可表示疑问（推测性），等等。因为视野较为狭隘，所以有些“活动”性成分，如情态动词“可能”等，就不能得到妥贴的解说，其实它一般用于某种推测，而“推测”不妨视为一种常见的“活动”。这些功能相近的成分往往可以搭配使用，如“可能吧”、“也许吧”，“推测性”更明显；说话人可以选择“推测”，也可以直言

“断定”，都取决于他的理性判断，这种理性特征自然也会附着在整个活动中，从某个角度看它便成为语言符号的一部分了，推测从某个角度看是委婉的，于是“吧”也有“委婉性”了。这样，我们就能够在更大的视野里考察各种语言成分的功能、性质及其关系。

由于我们还没有对“人的活动”做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下面只能暂时“列举”出“吧”参与构建的各种“活动”，不过之前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如上所析，这些罗列出来的抽象程度不一的“活动”，从表面看，主要与第三层次的活动有关，或者说是表达交流活动的次类，进一步看，其实反映了说话人的认识或体验，宏观地又与生产、生活等各种物质活动及其基础有关。因此，要明确地将其归入某一类甚至某一层次是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

总的来看，所有用“吧”的活动首先都是“（言语）表达”活动，这是共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作“侧重性”分类。如果这种表达侧重说话人表达自己的认识或体验，说话人并不十分期待对方回应，那就是普通表达。一般的陈述、感叹可以视为此类表达，推测也可视为此类表达。如果这种表达侧重对方作出一般反应，特别是言语反应，就属于交流性表达。一般的疑问可以视为此种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反问主要表达说话人的个人认识和体验，往往不需要回答，应该归入普通表达。如果说话人期待听话人的行为反应，我们称为“祈使性表达”。显然这种分类的主观性很强，不过它正反映了人的活动的复杂性和主观性。

第二，“吧”类语气助词，多用于交互性、口语性语境中，严谨的、说明性语境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我们的例子主要采自

此类文本，主要是王朔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共 196 个“吧”，15.2 万字）和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台词（共 498 个“吧”，13.3 万字）。

A 普通表达类：测度、决定、叙述、……

这些活动重在说话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体验，即使有疑问形式，一般也不需要回答，测度性较强。一般的陈述、感叹是普通表达，就“吧”而言，测度性句子很多可以纳入此类，因为它们往往不需要回答。

● 一般测度问或测度：

——这个人你该有印象吧？你们学的课文里有一篇就是他小时候写的《春到汾河》。

——“电视好看了。”马锐说，“每天起码半小时战况报道吧？都是真枪真炮最现代化的战斗——多带劲！”

——“还没吃午饭吧？先去吃饭。”

——“饿的吧？”马林生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哟，都过吃饭的点儿了，光顾侃了。走走，咱们找地方吃饭去，还是肚子要紧。”

——何：二位是《人间指南》编辑部的吧？怎么样？还满意吗？

李：满意，满意。味道好极了。

——戈：可这事儿也太好了。好得都悬了。这年头儿还有这种好事儿，我真是头一次遇见。

何：对生活失去信心了吧。不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好人了。这也难怪。这几年啊，资产阶级自由化把人心都搞乱了。什么理想啊、信念呢、前途啊、高尚的情操啊，都没人信了。

测度问一般是有根据的，有时不指望对方回答。测度是一种认识性活动，测度问是这种认识性活动的言语表现。这种活动有时还可以不说出来。如：

马林生一笑，心想：早知道你要说什么。不是头一天动这念头了吧？从打离婚法院根据孩子的愿望把儿子判给马林生起，这老太太就憋着要把孩子要回来，总觉着外孙跟着爸爸要吃苦。

● 反讽性测度问：

马林生打量着儿子：“我在你这岁数可说不出你这些话，早熟了点吧？”

反问接近于一种体验表达活动，因为相关事实强烈地违反了说话人的一般认识，产生了不一般的主观体验。

● 一般的决定：

——“这样吧，”马林生以父辈特有的和蔼、慈祥的语气说，“你把昨天的家庭作业再做一遍。”

——牛：这么办吧。东宝，你叫他们来，当面谈谈。

——我不怪你们，年轻人嘛，容易摇摆，这么着吧，你们回去再好好儿想想，前后左右都想到了，要是觉得有问题就算了。

“决定”是一种意志性活动，“这样吧”、“这么办（着）吧”等“习语”经常可以用来表达说话人作出了某个决定。

● 较委婉的决定：

——“那就还吃面条吧。”马锐重新举起报纸看。

——何：给你们留着地方儿呢。诶，我这就让人写上。
仿宋体，还是狂草？

牛：诶，就狂草吧。狂草遒劲。

——牛：恩，不早了，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江导他们挺忙的，让他们忙吧。

● 勉强同意或答应：

——马锐看着爸爸，有些猜不透他的用意：“那……聊吧。”

——“说得有理。你就问吧，今天我充分满足你的好奇心。”马林生微笑着，端起小姐为他斟满的酒杯，喝了一口。

——费：哪儿组织的？余：《人间指南》。

费：好吧。一来呢，是为了灾区人民。二来呢，是为还你那顿午饭的情儿。

——张：诶，我说，你不能这样。我好歹也是个男人哪。在外头，人人都把我当成一个男子汉。可是一回到家里，哼，连孩子都瞧不起我。你！

刘：那好吧。门儿我锁上了，孩子进不来了。跪吧。

——李：好吧，就这样吧。

莫：答应了？

李：答应了。这冰箱算我买的，回头我把钱给你，我砸锅卖铁也一分钱不少你！

“吧”经常用于勉强应承，常用“好吧”、“那好吧”、“就这样吧”、“行吧”，试比较“好吧”与“好”的差异。

● 婉拒：

何：不必忙着走。待会儿在这儿吃晚饭，我们已经安排了。

牛：饭就不吃了吧，太麻烦了。

何：不麻烦，反正我们也要吃，一会儿添几双筷子罢了。

李：那就吃吧。既然咱们也是主办单位之一，吃也是等于吃自个儿的。

刘：对对对。

牛：啊，对了，老何同志，您看我们两家是不是要签一个协议书之类的东西呀？

李：不必那么烦琐吧。我们双方同意就行了。以后晚会的活动，都以我们双方的名义进行就是了。

“不（必）……吧”结构往往表达说话人的婉拒。

● 勉强认可：

——“你爸人挺好的，事儿不多。”

“还行吧。他知道给自己留面子。”

——戈：诶，江导，您今年高寿了？

江：还行吧。这身子骨儿还硬朗。

——“模模糊糊吧，那时候我还不懂事呢。”

“勉强认可”和“劝说”一样，语言的参与是必要的，“还行吧”具习语性。

● 一般的劝说：

——“您忙吧，马叔叔，别管我，我渴我自己倒。”夏青一脸堆笑，脚一点点往里屋挪，笑脸始终迎着马林生。

——王：那、那就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只要、只要你们大伙儿没意见，只要我胖得不影响工作，那我继续、继续胖下去。

大家：胖下去！胖下去吧！

“劝说”活动经常要用“吧”。

● 某种表态：

——孩子们盼了一年了，总得给他们献份儿厚礼吧。可你说，现在这孩子还缺什么？都那么幸福，给吃的，玩儿的？

——何：我们正谈着呢。胡：你们谈吧。

● 罢休：

——诶，女同志就算了吧。您要想出力呀，您就好好儿琢磨琢磨怎么把这吃零食的习惯改成吃萝卜的习惯。

——算了吧，一会儿要是到那儿一干活儿累趴下，抬你们可比抬萝卜还得费劲。

——你算了吧！马林生心想，贵校发生的聚众斗殴还少么？

“罢休”首先是一种心理活动，一种决定，其言语伴随物经常有“算了”、“算了吧”。

● 不计较、不在意：

他已经过了格外怕被人说酸的年龄，酸就酸点吧，

能酸起来也说明自己不老。

《八百词》说“动+就+动”经常带“吧”，表示“没关系”，也是一种类似于“不跟你计较”的心理活动。

● 犹豫不决或假设：

——大伙儿选我当队长。当吧，能力有限；不当吧，又不好推脱。

——姑且定她不喜欢那本书吧。

● 协商性叙述、举例：

“这么说吧，我们拿这本书作个比较吧。”马林生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近期畅销的情节小说。

● 叙述中继：

——牛：诶，你是不是还得等戈玲一道走啊？

李：是啊，她说好了拿请柬吧，在东门口儿等我。怎么没有了呢，我那一张？

——李：不过再怎么说吧，咱也不能跟人家《大众生活》比。

——余：胆小怕事，不是没机会，诶，等机会来了吧，啁啁，反而发憊。刘：是。

——刘：我，我那儿有一条被子吧，那个，那个面儿稍微旧了点儿。

余：干净就行了。

这类“吧”的意义最虚。

B 侧重交流类：询问、求证、寻求同意等

这类言语活动，说话人希望从听话人那里得到某种信息性回应。

● 求证性询问：

——“你想啊，真正的痛苦，那种深沉的感情能像这个酸姐们儿那样溢于言表……那成语是这四个字吧？”

“对，没错，溢于言表：充分地、毫不掩饰地外露于言谈话语之中——上星期周老师刚讲过。”

——夏经平笑着说：“吓得够呛吧？”

“可不，我和老师都狠狠吓唬了他一通，几天缓不过劲儿来。”

——“她们一定不许你坐过山车吧？”“没让。她们连碰碰船和电动汽车都没让我玩，只让我去坐小火车旋转木马之类的小孩儿玩艺儿，最后还陪她们坐了趟大观览车。”

——“你也哭了吧？”“没有，真的没有……不过看的时候也挺感动，眼圈红了，忍住了——你不觉得感动么？”

——何：怎么样？这一夜还行吧？

李：太行了，凡是敢去的谁要能忘了这一宿，我就不姓李。

——江：这儿呢，就仿比是那个体育馆，这儿就是那台子，这前后左右的演员呢，都在转遭儿埋伏着，一个犄角一组，作雕塑状，剪影儿，剪影儿懂吧？

李：这知道，就是大概其，四周有一边儿。

戈：朦胧，影影绰绰的。

江：对！就是这个意思。

求证性询问其实也是基于测度性心理活动，其特点在于希望听话人回答。

● 有点担心：

——李：嗯，鬼鬼祟祟的。孩子们就喜欢恐怖，越害怕越爱看。

牛：不会吓着孩子吧？

李：我小时候儿就爱看这个。你想啊，全场都是黑的，就那么一丁点儿亮儿，啊，多好玩儿。什么小动作都看不见。

——牛：哎，小王，诶，人呢？小王！小王！

刘：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李：我想不会吧，谁敢骗咱们啊？大概是啊，文化低，想多拿点儿钱，这章也许先盖完咱们的，再盖他们的。

——李：诶，老刘，昨晚儿没喝多吧？

刘：还说呢。非灌我，回家就全吐了。那么好的东西，一点儿也没剩。多可惜啊！

李：不冤枉，啊。那可全是好酒，我也没有少喝。

“担心”无疑是常见的精神活动，兼有认识和体验。“不会……吧”是常见的搭配，以“不会吓着孩子吧”为例，其构式的表达功能可以分析为：说话人认为可能吓着孩子，但又希望不会发生这类事情，有时可以直接说“不会吧？”。

● 寻求同意：

——李：诶，对不起，我的名片忘带了。你的也忘带了吧？

戈：嗯，当然……，很抱歉。

——张：小声点儿。咱们屋里谈，屋里谈，好吧？

牛：啊，好好好。怕成这样儿。

——何：当然。恩，事情是这样，再有两个月就到六一儿童节了。孩子嘛，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一年呢，就这么一个节，咱们当大人的，平时可以不管，到节了，总得为孩子们办点儿实事儿，诶，你说对吧？

李：恩，你说你说。

C 行为导向类：建议、商量、催促、要求 ……

这类活动，说话人重在引出听话人的行为反应，有些与一般所谓的“祈使”比较接近。

● 建议或征询：

——“咱们一起做吧？”马林生开口道。马锐把报纸一合，啪地拍在桌上，率先噚噚走向屋外的小厨房。

——“一个人打乒乓球有什么意思？我跟你一起打吧。”他们院外头的胡同里有两张水泥砌的乒乓球台，那是和他们胡同搞“军民共建”的驻军某连修的。

——刘：还是老陈回来再决定吧。

——接着听到女孩大声说：“太阳晒过来了，到我家去聊吧，我家没人。”

——“刘老师，你来讲事情的经过吧。”他转身对一个胸部肥大的女老师说。

——“去玩吧。”马林生怏怏地说。

——“那咱们就去划船吧，去紫竹院或者北海。”“行，

你看着办吧。”

“建议”是一种常见的活动，可用“我建议”打头，也可以用“吧”辅助表达，但二者不能同时出现，这说明“吧”有独立表达某种活动的倾向。

● 希望得到言语回应：

——“你喜欢去哪公园吧，你说？”“哪儿都成。您怎么，星期天想动弹动弹了？”

——“你说吧，哪儿啊？”“你第一次请我妈吃饭的地方。”

《八百词》和《语法讲义》都说，“你喜欢去哪公园吧？”类似于祈使句，相当于“你说……吧”。

● 要求：

——我也弄不清应该怎么念，你往下说吧，我懂你的意思。

——“收起你的自尊心吧，你现在还顾得上它？”马林生讥讽地望着儿子，“你现在就不能把自己当人。按我写的把检查抄好，明天交到学校去。”

● 弱祈使：

——牛：诶，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余：这个呀，看看吧，矿泉壶。

——“不不不不不，要有一个新开端。瞧着吧，我会变一个人的，变得让你都认不出来。”马林生充满信心地说，洋洋自得地瞅着儿子，“你会吓一跳的。”

● 温和的催促：

——牛：咳呀，快去吧，快去吧。呆会儿人家觉着咱们不重视人家了。

——“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缝针。”

——何：看不出来。还真看不出来。我跟你们直说得了，省得你们心里老不踏实。

李：快，直说吧。她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有人可能会说，你列举这么多用法，让人怎么掌握呢？有些明显是句子本身赋予的，不是“吧”特有的。这种质疑虽也有一定的道理，可我们认为还远远不够，因为一则人的活动是异常复杂多样的，二则正是这些活动赋予了相关语言符号以意义。我们认为语言的意义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内在的认知层次，一个是外在的活动（对象）层次，前者是起点，当然重要，后者是终点，相对而言更为重要。一个语言成分具有什么意义，要从它的实际用例（终点）中去发现、去提取，但这种提取不要轻易远离对象。为什么学语言需要实践，单学几个抽象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一个实词，除了所谓的理性义外，还有色彩义，这个色彩义就是语境和使用者赋予的。理性义是存在的，但它只是言语表达的线索（起点），词语的理性义最终还要靠实际的言语表达所关联的人的活动所赋予。

这样说，不是否认内在意义的重要性，事实上本文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吧”的某些起点性功能或意义，不过我们要清楚，它同其“活动”义是不排斥的，相反，它们是互相促进的。

四 “吧”的主观性：交互性和委婉性

如上所析，“吧”能直接参与许多表达活动，间接参与各种精神和物质活动，研究者肯定关心，它是以什么身份参与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探究属于“吧”自身所有的意义。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个意义不是恒定的、唯一的，因为本质上它还是人的各种活动所赋予的，活动在变化，其中的主观性在变化，意义就会变化。作为一个用法复杂（参与活动多样）的词，所谓“自身的意义”也是相对的、暂时的、多样的、多层的，甚至可能是“功能性”的。

在参与的各种活动中，虽然“吧”的功能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交互性，第二是委婉性。这两个特性，如我们之前所述，已有学者分别论及，本文讨论它们的特点有二：一是在“人的主观活动”基础上讨论它们，二是将两种特性联系起来。前面我们列举了“吧”的各种活动，从中可以或多或少地感觉到“吧”的相关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吧”的特性是与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的，本节集中讨论这两种特性，并将二者联系起来。

先看所谓的交互性。交互性的本质是特别认可听话人的存在，Traugott（2006）在讨论主观性问题时，特别区分出“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其主要所指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委婉性”有关，本文的交互性范围要广泛一些，即将交互性活动的一种特性称为交互性。典型的“交互”当然指“互动性”，如问答式中的信息互动，问答是一种交流，如果“答”是一种行

为，也可算是互动，因为我们认为语言、话语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广义的交互还应该包括我们称为“表达”的某些情况。“表达”的类别当然很多，“吧”所参与的也有一定的交互性，因此有些测度问，虽然说话人并不打算听话人回答，但是听话人其实是可以回答的。虽然是这样，但我们认为“表达”里的交互性的层次还是要“高”些，要抽象些。具体地说，“吧”在这个层次的交互性体现为一种委婉性和不确定性，也即对听话人“面子”的照顾，形成一种隐性的交互，因此可在“委婉性”层次来讨论。

在典型的交互用法中，“吧”所直接依附的成分，会对听话人形成某种“压力”（语力），迫使他做出某种回应。如：

何：怎么样？这一夜还行吧？

李：太行了，凡是敢去的谁要能忘了这一宿，我就不姓李。

这个例子中，问话人问“还行吧”，正常情况下听话人应该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些句末虚词在命题意义上是可有可无，但这里的“吧”显然不是这样，不能说“怎么样？这一夜还行？”试比较“吗”的情况，询问句“你去吗？”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说为“你去？”，这时我们说“吗”是“功能性”的，也即没有这个“吗”，某种“询问”活动就不便甚至不能进行。从这个角度看，“吧”对于构成测度问也是功能性的。显然，这种构成测度问的功能是其交互性的基础（如此看来，“吗”也有这种交互性）。

“吧”的这种交互功能经常形成一些固定性结构，如“好

吧?’、“行吧?’、“你说对吧?’,在表“担心”的句子中,“不会/没……吧”则是另一种功能性“构式”。

有些“吧”字句可以两解,如:

余: 嗯。领导咱就不说了啊,说说这四个群众吧。得两男两女吧。

刘: 是。

“得两男两女吧”这句话,语料中带句号,此时意味着记录台词者强调说话人的肯定性,其实可能应该用问号,这从有回答可以看出来。这个例子中其实也包含一个构式“得……吧”,是一种偏向肯定性推测活动。有些测度问句中,“吧”换为“吗”,则可变为一般的询问句,但是我们不能说“得两男两女吗?”。“也许(……)吧”、“可能吧”、“大概吧”也是常用的搭配,不过可能侧重表达而不是交流。

在行为性交互活动中,经常可见重叠式,如“快去吧快去吧”、“看看吧”、“瞧瞧吧”之类。“你说吧”似乎是要求言语性回应,其实是要求行为性回应,“你说”是一种行为要求,这一点学者已经指出。

测度问一般是有倾向的,如果“吧”前带“呢”,则肯定性更强,这种句子虽然书面语不多,在口语里时有出现。如:

李: 余德利,我要没瞎说你这拿老刘当托儿,打谁的主意呢吧。

余: 哎甭,东宝诶,哎,火眼金睛,诶甭,我告诉你呀,要不是你这模样儿长得有点儿可疑啊,哎,咱俩要是合作那天衣无缝。

此例如果不用“吧”，那句子的测度性就不能体现出来。

我们再看“吧”的第二种值得注意的主观性——委婉性。显然，一个人说话主要是传递信息，按理说如实地、肯定地表达就是了，委婉地表达，主要指不明确、不肯定、不直接地表达，就表明他有所顾虑，顾虑的对象一般就是听话人，包括对其“面子”的照顾。交互活动如果要提高成功率，则双方互相尊重、合作经常是必要的，“委婉”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所以，“委婉性”与“交互性”是密切相关的。

从因果关系看，可以认为，“吧”用于测度时增加了不肯定性，这种不肯定正是其委婉性的主要来源。其他情况可能也会产生某种不肯定性。如果是“好吧？”之类的组合，说话人主动的咨询，“交由听话人确认”（徐晶凝 2008），当然说话人就没有直接肯定了，所以也是委婉的。另一种情况，如“也许吧”类组合中，副词“也许”因其语义特征也贡献了“不肯定性”，不过此类也许应该视为“亲合”，即物以类聚，与“好吧”的性质有所不同，二者是配合才得以实现特定功能，“好吧”能换为“好不”，但“也许吧”不能说“也许不”。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列举的“吧”所参与构建的活动中，直接交互性活动不是主要的，侧重单向表达的活动的类别更多，甚至“担心”类活动也可以认为具有相当的“单向性”。也就是说，在现实用法中，“吧”的主要功能是增加表达的“委婉性”，而不是比较初级的交互功能。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吧”功能或意义的自然发展，其次，言语交际活动中，双方追求交际成功是主流，因此为达到这种成功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如“委婉性”，也是很常见的，现实的需要遇上合适的形式

或手段，成就了“吧”的主要功能。当然，其一般交互功能，即参与构建所谓的测度问，也仍然存在，且有时与“委婉”功能不能截然分开，这都是现实需求与可能的手段互动的结果。

读者一定会注意到，有些“吧”字句并不能简单地用“委婉性”来解释，更不能由一般的交互性（“你说对吧”）解释，如“酸就酸点吧，能酸起来也说明自己不老”，这可能与“吧”具有不同来源有关。这类“吧”带有某种“不在乎”的意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动词“罢”（“罢休”义）虚化而来。

还有些“吧”字句，也不能用普通的交互性来解释：虽然有的似乎能用“罢”的虚化义来解释，如有些表“决定”的句子，“这么办吧”、“这么着吧”，可以说为“这么办算了”、“这么着算了”，“我看还是……吧”、“让……吧”可以说为“我看还是……算了”、“让……算了”；但多数还是不行，如“好吧”、“那好吧”、“算了吧”。还有些就更难解释了，有些表假设的句子，如“大伙儿选我当队长。当吧，能力有限；不当吧，又不好推脱”。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表达活动的多样性、交叉性，也即本文对句子的表达主观性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对“吧”的认识还有很多盲点，其中重要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其来源、对其演变路径和方向缺乏研究有关，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分析。

五 结 语

“吧”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本语气词，具有功能的特殊性。从主观性角度看，“吧”能参与构建很多活动类型，主要有两大

类，一类是测度性活动，一类是祈使性活动，这些活动所带有的主观性会“迁移”到“吧”身上，使它具有测度性和祈使性。“吧”所构建的其他活动，则可能是这两大类活动的变化与发展。在这两种活动中，“吧”发展出交互性和委婉性两种性质或功能，这时其主观性更进一步，因为它们涉及到听说双方，具有交互性。

参考文献：

- [1] 曹广顺. 近代汉语助词 [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5.
- [2] 贺阳. 试论汉语书面语的语气系统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5）.
- [3] 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 [4]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J]. 中国语文，1981（5～6）.
- [5] 胡裕树. 现代汉语 [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 [6] 刘月华，潘文娉，故韡.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M]. 增订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 吕叔湘主编. 现代汉语八百词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8]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9] 屈承熹，李彬. 论现代汉语句末情态虚词及其英译——以“吧”的语篇功能为例 [J]. 外语学刊，2004（6）.
- [10] 冉永平. 言语交际中“吧”的语用功能及其语境顺应性特征 [J]. 现代外语，2004（4）.
- [11] 孙锡信. 近代汉语语气词 [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12]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13] 向熹. 简明汉语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4] 徐晶凝.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8.
- [15] 张小峰. 关联理论视角下语气词“吧”在祈使句中的话语功能探析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5).
- [16] 赵元任. 中国话的文法 [M]. 中译本《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7]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8] Chauncey C. Chu (屈承熹). 汉语话语语法 (A Discourse Grammar of Mandarin Chinese) [M].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8.
- [19] Li & Thompson.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 Reference Grammar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Subjectivity of Particle “吧 [pa⁴]”

He Wenb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吧” is a basic particle in Mandarin, and its function is complex and divers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Subjectivity Theory, we have observed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吧” from “the diversity of people’s activities”, and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in nature and functions such as

imperative, estimate, euphemism, and interaction. In activity types, “吧” can help to compose many activities, mainly including two: the estimate and the imperative. The subjectivity could be brought to “吧”. The other activities about “吧” could be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main activities. From those two activities, “吧” develops the interactivity and the euphemism, which has more subjectivity,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listener and the speaker, it is intersubjective.

Key words: basic particle; 吧 ; subjectivity